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八

災祥

乾隆十一年六月丙子雨雪已卯又雨雪庚辰又雨雪  
十六年六月大雷電汾湖旁農人衣多有紅印長短方圓不  
一洗之乾如故蘆墟民家甕忽鳴如鼓浪又如笙竽數日碎  
之乃絕

十七年夏四月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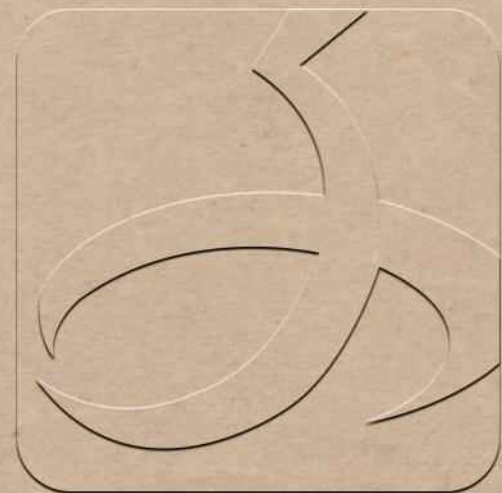
二十年春淫雨損麥夏六月大旱蝗傷稼十月庚子朔地震

麥石銀二兩五錢冬同里鎮田野湖濱火光如炬有人馬舟

楫之形

二十一年春大疫饑米石銀三兩八錢葉昉升文竹山房雜

為食有取山中嫩石吞咽者名曰觀音粉死者枕藉





二十四年同里地名四大壩雷震田塍中得飯如新煮者  
二十八年夏五月甲申地大震

三十年旱

王元文驅旱題詩

今年五月不雨至七月原田坵如龜兆出村村屏水力已  
殫嗟爾旱魃恣凶殘念爾山澤居處安狐狸之與游豺狼  
之與般何為睽暘跳跟出入民間為民患吸人膏與血骨  
髓令人乾炙手逞其勢驅使到炎官赫赫張火繖高空奉  
爾歡蝗蝻蒙擁護刺天飛漫漫羣怪拜跪序立各加次恩  
威一伺爾顏蚊龍失勢但貪睡雷霆鬱屈胸中盤吾聞  
周官冥氏穴氏哲蒞或覆其巢獻其齒先王有善務盡  
除姑息養奸非治理嗟爾形質不與鳥獸同走千里疾  
如風陰弓枉矢不足射贈爾好話無惜惜國家恩德邁  
前古惻隱 呈心軫疾苦蒼鷹乳虎既遠投赤麟白鳳行  
將觀有道之世鬼不靈曷不早去潛其形仁看甘霖普降  
焦禾甍吹幽擊蠅歌豐  
成萬姓赤子熙春庭

三十三年自三月 八月不雨東太湖涸

三十四年夏五月霖雨太湖水溢饑

三十六年冬十二月戊寅大雷電

四十年秋大有年

四十六年夏六月己丑颶風大作海潮自東北來過縣境

四十七年夏六月庚寅地震是年正月同里堅冰生於樹日

出望之如水晶枝也占曰木生介蓬官怕

五十年夏大旱蝗蠲銀米有差

五十一年夏大疫饑米石錢五千

五十二年同里有木工鋸木得太平二字木滋結成者

五十七年夏五月癸卯晦地震冬無冰

五十九年秋七月壬寅大風拔木寒甚一日更裘葛焉

六十年秋大有年

熊其英曰乾隆朝非父老所稱極盛時哉然陰陽之沍水



旱偏災時有之當時普免天下錢糧及分別蠲賑之

詔史不絕書而四十二年

上諭部庫帑項尚積有七千餘萬豈非藏富在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哉

嘉慶元年正月丙辰丁巳雪大寒河冰傷果植及麥

三年同里白蓮庵旁民家生一犢牛兩首八足兩尾一身尋斃

四年秋有年

七年秋大有年

八年十二月庚寅晦大霧先是有黑星降於地大如碗

九年夏五月大水害稼緩徵銀米有差

周夢台甲子紀災  
去年水六則今年水七則六則吳江平七則吳江沒水平

民不平世風日華舖可憐飢餓根早在豐年補安樂常苦  
開憂來始努力村南曉鳴鉦聲與村北會村北會藥  
村南堤已潰水來不顧身捍水先以背仰天正昏黑雨點  
疾飛塊夜半夢魂驚鳴鉦聲又大以背仰天正昏黑雨點  
濕漉下有垂死苗根爛葉色殷老農猶自慰曰葉芽其間  
水瀝始分明什一無餘殘東北地勢高且緩計米鹽非輕錢  
前問價值一畝錢十千悉索例筐篋且緩計米鹽非輕錢  
苗西家起強暴夜來星月黑田間走虎豹青蒿一空望  
望但泥淖忽聞上官令勸災來田問明朝到南郭越日  
到北所處處必躬親一官察顛連將以下民隱入告我  
皇前吾民聞之喜一時望眼穿又聲縣官令民自呈  
告某田淹幾分某田全水滂甯輕毋言重令嚴吏聲暴幸  
之如流水民豈與官拘于是有大戶鄰里借來見家索柴  
不可挽人心遂一變村中有大戶鄰里借來見家索柴  
米人想屬屢初以美言乞不應即反頃刻虎狼起蟻  
聚疾于電亦知犯法律其奈饑荒碎犯則法如羅不犯命  
如錢一日官租急天雪背猶汗勤災定三分  
不作凶荒算但願處事平加耗勿至半  
張海珊救荒私議畧  
今之議救者曰平價夫孰米價低昂之權商與牙也彼其  
人大都市井駟僮乘時規利一聞平價之令則閉而不出  
客米一絕而居民之微貴賤為積著者亦將深居觀變官



身江東雜志 卷三十一  
不能攫其管鑰而發之也且斯令行胥令盡得行禍福於  
商牙而商牙又得闕通胥吏任胸臆為貴賤而搶奪之事  
以起又曰請賑夫請賑必待得旨又必待踏勘自請賑  
至得旨又需月餘自踏勘如何曰法無不可行者然竊慮米有  
至久矣或又曰勸捐如石且立盡未盡而窮民仍不能自為  
生計日耽視大戶之旁謀逐官府之側患且不測且此時  
集人力固野岸曉夜車馬待待升斗之養抑或廣蒔豆芋瓜  
蕨之屬若俾之棄絕百事以爲民計長久哉今有一法焉古  
人所已行可以救荒民而兼顧荒田莫如興工以代賑吳  
淞之塞久矣水之雷而不速去未必不以是今莫若大濬  
吳淞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按給工食刻日集事凡各圖  
各圩地即令其地之神耆視圩岸孰宜修港渠孰宜浚亦  
即勸募銀米糾人修治公私兼舉事集之後以其簿上之  
官凡胥吏罷勿役以浚吳淞任郊邑之民以修圩浚渠任  
各鄉民向來常平義倉官自平價出糶而更以所入銀加  
撥公帑出內客米增價以來商而平價以惠民以銀米遞  
消息至銀盡而止此法行不大傷公帑利一救田於萬一  
利二置場以出納客米則米易消而後者將益至利三

十九年大旱自五月至七月不雨地生白毛

金黃鍾姑蘇城  
城上草盡枯槁原田一望龜坼兆家家望雨救青秧父子

夜宿田間道枯樑未停雞亂叫城由  
水難晨炊吁嗟乎農夫耕耘苦不

家不知飢但愁無  
如姑蘇去擔水

二十三年大有年

道光元年春疫夏疫甚

三年大水自二月至五月霪雨不止六月甲辰大雨雹七月

戊辰大風水驟漲一尺甲戌又大風禾盡淹賑卹蠲免銀米

有差

費蘭墀與程竹厂侍御論災賑書畧

江震自四月霪雨不止河水盛漲五月十八九間雨勢益  
盛低區盡淹二二一尺二日大雨如注又受湖州下流之  
水河水陡長至三四尺民田圩岸盡圯六月二十後水勢  
漸減農民竭力岸水補種七月初風雨大作水復漲二尺  
餘詢之故老乾隆三十四年嘉慶九年皆被水患旋卽退  
減未有積水至五六月之久如今日者也近年各省州縣  
辦賑自查報以至賑糶一奉行無闕然非真能盡心核  
實則此數者皆無益於災民內委諸幕友外假手於吏胥  
則分數或有不實而賑糶皆足以滋弊故救荒以州縣為  
重州縣得人最難要在於盡心力以求實惠之及民而不  
惟其文也又官賑每米一石折錢一千災民大口每日給



賑半升例給錢五文不足以資餬口且其勢難以漏給  
來以本地之士賑佐官賑之不足設有獎勵之條其捐  
勵此兩以上者奏賞未人流職銜不及千兩者督撫給  
勵從優則捐助多而全活眾鄉居不敢妄議倘思以爲  
之而得當敬陳以達天聽於救荒非小補也

費蘭墀鄉賑記畧  
江震兩邑向未有鄉賑也嘉慶十九年旱災柏制府行鄉  
賑甚力蘇藩司所屬者捐賑以六十萬計其時江震亦早  
而無捐賑也此者被水尤重大府軫念災區勸捐之令疊  
行鄉賑也始以者疑水大府主持勤懇告諭始得集事兩  
邑所捐台計銀得十萬有奇其法皆令富戶自行放賑江  
之盛澤鎮震之震澤鎮各設局發米不與者然沾被不  
鄉皆按戶給錢如例賑間有向隅未得與者然沾被不  
三十萬以待來者何以處老弱疾癘之不能至者且使之日  
發米以待來者何以處老弱疾癘之不能至者且使之日  
日奔走以待來者何以處老弱疾癘之不能至者且使之日  
其弊也循照例賑官冊按給容有失之冒濫或有藉票需  
索亦不能無弊也今春田之播種十之業爲可安而以將來  
未然之患爲可懼今春田之播種十之業爲可安而以將來  
兩月過此以往皆枵腹待斃之日也能驅飢餓之農而從  
事田畝乎州縣動以民情安堵爲詞其信然耶上之農而  
可曰例賑吾請之加賑吾請之鄉賑吾又籌之吾於民亦

既盡

心耶  
費蘭墀又與趙芝鶴論賑餘書

修葺文廟一事承示各條思議周詳惟餘力以及闕廟三  
忠祠一條恐鄉局諸君子於此不無異議也現在縣賑  
餘出自蘆墟者幾四千金其意本欲提回本鎮以爲善堂  
公欵黎局所餘盡舉而歸之於城文廟之外預儲一切修  
廟宇之用其知者謂以賑備工其不知者直謂鄉捐之而  
城飽之也天災流行遠則數十年近則十餘年所不能  
諸君子急公好義之心轉滋後日庸妄人口實固爲非計  
而使異時鄉張有鑒於此以爲徒多無益遂致應捐不捐  
坐視災黎之失所而不能救此尤仁人君子所不可不深  
計而熟慮者也

侯官林則徐繪水集序

震澤王研農徵君癸未水災奉其母夫人命輸白金千兩  
以上卹死者賑生者聞於朝莫不振觸懷抱形諸篇什  
作閔災諸詩繪圖徵詩士大夫莫不中辱來請序方水災  
遂成巨冊名曰繪水集會余巡撫吳中辱來請序方水災  
時余適陳臬於此其顛連疾苦之狀不忍觀不忍聞皆耳  
聞而目覩者也賴都人士好義者眾補苴漏稍事安輯  
而冊中諸詩多有歸美余者是茲余之咎焉夫救荒無善



策臨事補救卽云有濟亦千百之什一耳且此邦自癸未  
 以來民氣未復辛卯壬辰又值淫潦今歲春多苦雨秋來  
 有恒寒之象黍稷方華不實者比比矣吳中婦女業紡績  
 者什九吉貝之植多於菽禾煩歲木棉皆不登價倍於昔  
 而布縷之值反賤蓋人情先食後衣歲檢苦飢衣雖敝而  
 揮於改爲其勢然耳小民生計之慮未有一甚於今日也  
 國家歲轉南漕四百萬石而江以南四郡一州居其半夫  
 此四郡一州之地才五百餘里耳惟斷年穀順成猶可挹  
 注顧又遭此屢歉之餘國計民生有兩妨而無兼濟是固  
 司牧竦息屏營之時而猶苟竊竊位於此其尚可以終  
 日乎哉展君斯圖豈  
 止掩卷三歎已耶  
 王之佐水災紀事十二首  
 小暑復大暑天漏不能止連朝怪禽叫卽水平階矣出門  
 望原田浩淼白浪起車水兩月餘婦子傷病蹇西山水  
 又來阡陌頓難辨厚斗激淚流日逐愁腸轉護田賴高  
 岸亦與水平夜來遂奔潰老幼驚失聲身手亦何惜難  
 與狂瀾爭補創而剜肉不辭心力瘁轉收以爲功優游  
 難卒歲來日逢兩丁新晴願同筮狂風挾冰雹擊屋猛  
 於石水勢日奔崩平地高五尺東吳百萬田一夕變洪澤  
 望新苗又漂盡奇災古亦罕邑令民父母奔視不敢緩望  
 共入市哀鴻集千百跡斷亦連村水沒腰何地可託跡乘船  
 流亡死者難安眠破棺逐浪浮撈之心惻然蕭蕭白楊樹

倒水礙泊船 東阡與西陌履勘必親到炊烟寒不生居  
 民久沈竈此情陳大府飛章當入告 窮民分極次注冊  
 列前後給賑預示期盼望到童叟區區一筐米尚可活數口  
 蒿目閱時艱周卹古所尚閭里餘宿儲散之慰眾望青黃  
 况不接風雪助悽愴 春風煦土膏綠野秀豆麥老  
 農漸寬懷臺笠聚阡陌 災稜縱已過猶思繪圖冊  
 周光緯七月二日紀異  
 南風一夜先秋涼祝融是日驟司方搗駕雨師挾風伯天  
 地黯慘無晶光風聲雨聲不復辨但聞市人號踞奔跟踉  
 陰霾際晚忽異色非霧非霞天崩黃馬夷擊鼓助掀舞河  
 水驟添一尺強蒼蒼者天一何怒蚩蚩者民一何苦下田  
 久淹沒高田向築增舊隄質衣填新苗驚兒補併眠一月  
 愁纍卵風濤半夜劇虓虎霎時隄決連江湖懊懣從前空  
 力努出亦復苦愁入赤復苦愁溪西東倒茅屋舍南舍  
 北傾危樓桐棺千百逐浪流老樹不敢啼鴉鷓安得涼  
 風吹夢醒黃稠一聽哀鴻攔道泣再聽鬼哭聲啾啾

四年春仍饑各鎮舉鄉賑

按蘆墟鄉賑局共捐錢八千九百八十八千零賑大口一萬  
 七千八百四十八口每口給放錢三百四十文除經費外  
 有賑餘錢二千三百七十千零餘無攷見  
 費蘭輝鄉賑記與趙芝鶴論賑餘充工書

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



十一年水緩徵銀米十之二分

按是年以後民力凋敝加恩蠲減遂成年例

十三年水緩徵銀米三分二釐

十四年春饑再舉鄉賑

十五年大稔

十六年大稔米石錢二千文是年春正月大雷電

十八年水緩征銀米十之二冬十二月除夕丁酉大雷電

十九年春正月己亥大雨雪秋九月乙卯地震淫雨禾生耳

緩征銀米二分七釐

二十年水緩征如前年之數

二十一年春霍雨緩征銀米三分五釐冬十一月大雪没牛

馬腹水田稻未穫飢驚千萬攢食之

二十二年水緩征銀米一分七釐又以海警減免二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螟食不緩徵銀米什之三

二十六年六月乙丑夜地震自二十四年至此皆緩徵有差

二十九年大水視三年癸未有加饑民死者無算

仲湘紀災詩

水利久不講恒雨汎汎田生五十載六度水毀年癸末

災最甚今尤甚於前通衢積水尺安問陌與阡村民屋低

小入戶水沒肩及板棚棲息踟躕地還踏天舉炊盡陶甑十

突九不烟雞棲及豚柵何處謀移遷倉皇入市賣論值無

幾錢不賣同餓死賣之命苟延時聞犬吠食蹲哭荒家顛

始時不遂云然為寢攘東家脫戶踰西家傾倉箱秀小新

欲稍不遂云然為寢攘東家脫戶踰西家傾倉箱秀小新

溝壑藏家人號縣官縣官徒驚惶人心已陷溺國法誠昭



同珍爾時足穀翁憂懼心如焚不見金山尉為米戕其身  
 之日復日忽布條告催大書時雨後農時毋遲迥低區暫  
 淹沒水退堪補我嗚呼田中水已迫滅頂危新秧盡爛死  
 不識當補誰敬謝賢父母尚望民有為躋堂跪求食強壯  
 雜老羸官聞盛氣出前挽後推駕舟至村廟而色如死  
 灰筆於紙始放官舟還堂震澤令籍籍道路碑民早窺晉  
 雨陽若民困卒未廖薄然土毛絕危矣生命休休江南素鮮  
 蓋實有山平時潛未覺嬉戲相效尤際此饑饉逼欲救無  
 一籌寸祿與片瓦拆賣不少雷但思口屬饜違顧身飄流  
 人爨乏束薪枯骨爭搜求拉雜燒餘壓擔來街頭  
 鄉村一蒿日白骨盈荒邱宜平末雨時鬼泣聲啾啾  
 仲相荒政新經府  
 放錢廠  
 男廠東女廠西扶老挈稚來栖栖開廠辰閉廠午大口錢  
 十小口五設廠處暑後撤廠小雪前逐日散放百數千苟  
 延萬人命末是官家錢官家之錢在天  
 上已暮餘空何敢望且望廠中錢日放  
 施粥擔  
 一斗米煮一擔粥  
 同時噴聲作後  
 擔村村渴連朝擔  
 野廟場浮浮巨甑聞粥香聞粥香鬼

先吸啟釜見  
 湯不見粒

清門米  
 為極貧為次貧官賬冊上無是人不堪不織奈此衣冠身  
 錢廠寡尤慘棲人一口米一斗月餽之計難久豈無對米  
 轉惻然前度  
 救荒猶助捐

身衝雨雪頭戴霜手扶竹杖肩負囊心口自訴吁可傷應  
 死不逢奇荒幸分仁者粟殘喘尚容續不然入廠中早  
 已登鬼錄君不見南海震澤擠死多老人老人苦苦何

一婦孺腹痛眾姊一兒墮地聲呱呱廠中人亂方如麻不  
 忍聞不忍見且令乳醫稽察偏將及月書姓名給交米待  
 兒生兒生踰月仍到廠大小口錢給以兩有巧婦踰來  
 婦其腹敗絮堆老

雷棄嬰  
 所生無弗愛不論人與禽今乃棄諸路豈由殘忍心父母  
 一孩後街一孩止有拋棄無須回局中人誠好義飢者食  
 寒者衣雷到豐年置  
 何地待收歸名日棄



棉衣票一領衣號寒鳥毛羽稀得票取衣生處飛一衣所得錢無幾乞票紛如慕蠶繭爾時故繙袍奚啻狐貉比彼孤貉者徒濯身能施縑袍不數人同雲釀雪暗晴昊明朝更失黃

鴻雁哀無棲宿霜天冰地寒方醉腸乏米漿肌迸粟一墨特仿雞毛房庶免僂小周道旁日行乞夜歸睡稻柴鋪地軟如毳夢夢都稱柴米可嗟乎杜陵廣厦願已慳突兀見此屋餘壽京師新樂府

收餓殍一殍今日收殍中有一人更堪悼左手持錢右手票是領官賑回未及到家盤中道爾生無一簞爾死無一棺指瘠在衢路行人為鼻酸一身四周木皮薄終勝僕

然委清壑從此不識飢與寒生者何如死者樂瘞浮棺五月六日水橫流野田歷亂棺沈浮有各冒雨身坐舟募工考集堆如邱棺前和或刊字召兒孫久無至窮民日夜爭所燒慘哉骨骸滿地拋茫茫何處尋樂土湖州故有叢葬所魂魄一去不復還按盛澤義塚在湖州小梅山

按是年合縣捐賑冊籍無效新杭里毗連秀水之一隅派賑二十一圩共賑大口四千九十三口小口二千一百六十二千四十四千零

三十年春仍饑米石錢六千

咸豐三年春三月辛亥夜地震

四年夏霖雨十一月庚午河水驟漲一尺有餘魚大上

六年大旱蠡生緩徵銀米有差

七年夏蠡復生入水自斃

十年春賊下竄田不耕米石錢十千

十一年冬十二月大雪平地至八尺

同治八年水不為災

十一年旱

十二年又旱皆不為災惟穀賤傷農云

吳工縣志 卷三 雜志一



吳江縣志卷三十一  
光緒三年夏飛蝗入境不爲災冬大雪河冰十日不開  
四年春霪雨傷菜麥

### 紀兵

咸豐十年庚申四月二十五日吳江縣城陷知縣田人熙以  
無兵不能守出赴上海奉巡撫薛煥委防洙涇是年十二月  
以巡哨墮水卒

粵賊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亂於廣西之金田僞號太平  
天國咸豐二年竄永安陷武昌三年春沿江直下破黃州九  
江安慶三月直抵金陵踞之蘇常戒嚴

欽差大臣江南提督向忠武公榮駐兵紫金山遏賊下竄卒  
於大營以江甯將軍和春統其師提督張忠武公國樑副之  
溶長濠圍賊五載十年二月賊由廣德泗安犯杭州三吳大

震和春令總兵張玉良援之賊乘虛直撲大營兵勇潰散張  
戰死於丹陽總督何桂清在常州復不守和春縊於浙墅關  
四月十三日蘇州陷遂陷吳江及浙之嘉興

城既陷賊悉數南下二十六二十七兩日經八坼黃家溪平  
望王江涇至嘉興賊所過率縱火兩日夜火光燭天先是有  
總兵江長桂軍由安徽來援浙時省城卽復遂至平望堵禦  
二十七日辰刻轟擊踰時礮聲聞數十里火藥盡亦潰而其  
時趙忠毅公景賢方守湖州越數日湖州軍至平望擊賊退  
然不能守復爲賊據

吳江諸市鎮同里離城十二里不當孔道黎里偏邑之東賊  
始至皆不及犯鎮紳民各舉團練六月初八日黎里陷同里  
先黎里十日陷死者數十人莘塔凌氏雪巷沈氏亦募勇聚



吳江縣志 卷三  
團至是亦散賊各設其土人爲鄉官駐賊目焉盛澤賊目先來張僞諭令設鄉官未受殺掠

朱法大者故博徒聚賭於盛澤鎮有衆千百人時盛澤周莊及湖州之南潯有博徒各有眾千百船數百名槍船勢橫甚巡撫徐莊愍公有王湖州人深知其事恐爲變會浙撫捕之朱法大弟法二已獲置於獄及賊警日至盛澤乃謀請釋法二令團練於是法大益橫及賊來以團練殺賊爲名索餉無應者將不可測今記名提督孫金彪時年十六七召眾二三千人圍朱法大於盛澤之西市獲之與其弟法二盡斬以狗設保衛局眾賴以安

賊之得久據也於完善之地必以土人授僞職有軍帥旅帥師帥司馬百長及監軍檢點各名目始則令設門牌有門牌捐繼又有紅私捐紅粉者火樂也稍不遂輒受拘繫至冬設局收田租盡鄉官爲之於官塘三里橋七里灣諸處設卡凡民船出境者必勒索嘉興之賊賴以接濟時湖州逃難來者盡至盛澤人眾比平時數倍其爲鄉官若沈支山仲癘子李廣亭等後皆伏法同里有鍾石泉者稱監軍居城中程忠烈公學啟於收復後斬於崑山有某者在盛澤導賊爲絲綢各捐巧立名目白朮身家人盡劫之擢漏網焉

章練塘爲松泖之間一完土也地爲吳江極東境與青浦元和分隸十一年春有總兵曾秉忠創立泖塔水營一軍爲淞滬屏蔽撥都司曾守忠礮船防守練塘是年夏嘉興之賊窺泖塔營秉忠於葉蕩禦戒同勇助之殺賊甚多於是練塘居民月餽泖塔營柴米並捐造礮船十號練塘士民劉汝梅等



吳江縣志 卷三十六  
益招勇結民團助官兵協守同治元年二月賊犯練塘都司李恩彪死之水師將退圍董登礮船見鉛丸盡以錢實礮連斃賊目泖塔營亦來援賊始退去屯於小蒸茅連各處復搭浮橋渡水來犯劉汝梅乞泖塔營與民團夾攻之賊乃退凡四十日賊始去猶樹旗幟結草人於屋上爲疑兵是役也縣丞吳丙煦亦督勇禦賊

同治元年八月淮揚水師黃翼升敗賊於澱山湖湖當蘇滬要道西南岸盡賊卡官軍師船泊防湖東關王廟賊據隔湖石人廟以礮船阻截湖東西水師夜擊之毀其石壘後十日湖西岸之蘆墟尤家港沿河賊卡幾盡

十戶二十六日黃翼升水師剿賊於蘆墟汾湖毀其卡盡進距蘇州三十里次日回軍勦賊於下田廟上田廟進至窰街距嘉善數里次日抵下湖西塘援賊大至副將蔡東祥都司曹相主死之

先是巡撫今大學士肅毅伯李公鴻章與黃翼升徧巡泖湖澱山湖察水道形勢至周莊鎮距蘇州七十里因疏言松江以西與蘇接壤南與嘉興接壤湖河泛漲文流港汊千百縱橫岸低橋少水戰最宜將來夾攻蘇州必取此徑

二年五月公又疏言酌分三路以勦爲堵由崑山進蘇州爲一路程學啟所部陸軍當之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爲一路李鶴章劉銘傳所部陸軍當之署提督淮揚水師黃翼升往來調度相輔並進戈登常勝軍移駐崑山專備各路游擊援應由泖澱進吳江平望爲一路李朝斌水師當之以上三路皆欲規取遠勢以剪蘇州枝葉而徐圖其根本也



公將圖蘇州議俟李朝斌入湖水師進吳江絕嘉湖援賊時朝斌從曾文正公國藩軍疊克江浦浦口草鞋峽燕子磯等隘力戰多傷亡待募補未下乃以屬程忠烈及戈登六月十一日忠烈以水陸十三營與戈登常勝軍乘船至九里湖距吳江之花涇港同里均十餘里留二營扼湖口備同里之賊自督各軍會戈登取花涇港十三日至夾浦夾浦者太湖分洩吳淞諸水之口也賊礮船數十守石壘忠烈令水師列陣陸師登岸護炸礮擊賊壘蘇州之賊自寶帶橋來援敗之遂克其壘又敗吳江援賊追至尹山橋又敗同里援賊忠烈令劉士奇王永勝與長勝軍駐花涇港而自取同里同里之賊益眾十三日忠烈水陸各營由九里湖進賊設伏湖口列大礮以拒忠烈令水師張翼前陸師登岸發炸礮中其巨酋賊

遂亂水陸乘之毀六營七卡遂克同里是日蘇州賊水陸萬餘由尹山橋圍攻花涇港營忠烈留水師二營守龐山湖陸師二營守同里鎮自馳救賊不意我克同里之速也方大愕士奇永勝奮出夾擊賊乃退

方忠烈之攻同里也戈登駐花涇港之常勝軍遽逼北門船出龐山湖遇同里敗賊盡獲其船於是城外之賊皆盡十四日整隊至城根賊開門降忠烈與戈登受之遂收復吳江城吳江縣知縣兼署震澤縣知縣沈錫華卽於是日入城

吳江旣克戈登以常勝軍歸崑山中忠烈令副將何安泰張志邦各率五百人駐城守參將阮炳福駐東門外三江橋十六日嘉興援賊數萬麇至十七日直逼東南兩門城下張志邦出南門繞賊後何安泰率所部擊賊前阮炳福堅守三江橋



斷去路以炸礮擊賊賊潰去

吳江南達嘉興北接蘇州西連太湖忠烈復令阮炳福水師兩營扼城南萬頃橋當嘉興陳友昇兩營扼城西北夾浦口張光泰水師護之當蘇州何安泰張志邦兩營駐城中多儲備爲固守計忠烈自歸唯亭舊營

上海叛夷白齊文率外國流氓二百人入蘇州投賊連犯夾浦發小炸礮相擾友昇光泰屢擊卻之

二十三二十四日賊由平望復犯同里陳東友扼龐山湖不得前別股賊犯東門何安泰敗之夜賊來益眾水師不支賊入同里二十九日安泰志邦擊之退時李朝斌太湖水師全軍已抵滬巡撫李公聞賊踞同里恐吳江糧路絕卽遣朝斌來助因與出巡蘇浙間水道忠烈亦由唯亭來會夾浦口知

同里陸路賊已退而太湖賊船往來不絕乃督師船百艘槍隊八百人勦之湖濱大缺口賊立兩營以拒東洞庭山九里爲蘇嘉之賊津渡處攻之竟日不下忠烈謂賊營如鳥翼宜先破其北岸令死士五百人越水夜襲之黎明毀其石墻并斷其浮橋賊不得遁南岸賊乃潰忠烈次日歸唯亭

八月十三日嘉興賊僞榮王廖發受復合平望之賊至七星橋疊石爲壘志在猛攻時城中張志邦一軍調攻五龍橋以直隸州吳毓芬華字營五百人助何安泰守城十四日阮炳福左脇受傷知縣沈錫華馳請救援言賊志在必攻狀忠烈覆言何安泰謀勇善戰必可支持數日俟五龍橋賊破卽日移兵來援至二十一日忠烈統兵至大破賊於七星橋追至平望盡毀賊壘



十一月程忠烈李朝斌之師進規平望時方嚴寒慮河冰合乃急進兵令劉士奇二營進屯梅堰塘防湖州之賊分其軍三路以進朝斌水師入汾湖鬼勦時鶯脰湖南北岸賊石城二土營三憑河爲壕巨石沉舟填大河布椿支河以阻我師忠烈軍泅水拔其椿夜賊襲我營忠烈設伏蘆葦中聲四起賊不敢近二十三日水陸三道攻賊發炸礮擊之嘉興之賊來援朝斌抽水師禦之我軍逼賊營軍士蛇行以前石城土營次第皆破逸者爲槍船截殺獲大礮六十焚賊船五百餘嘉興之賊氣沮遁二十四日攻三里橋立破之黎里之賊亦遁平望左右皆平令吳毓芬駐二營於石城李朝斌駐二營於鶯脰湖爲守

知縣沈錫華當吳江未復時駐章練塘時往來上海者皆取

以盜賊出沒劫商賈民船無虛日錫華嚴捕之誅殺七

盜乃絕及入城城中無居民何安泰治軍嚴不擾數

竹稍有來歸者後調守五龍橋吳毓芬華字營來城守

遷徙去時腹背皆賊日日思逞迨十月復蘇州明年

嘉興始安堵

月程忠烈之軍方攻嘉興正月二十八日湖州之賊

四亭子犯盛澤分防縣丞及駐防礮船皆颺去大縱

民屋幾大半居民踐踏落水死者數十人時僞鄉官沈

支山之眾亦大焚掠是日克復嘉興府城忠烈左腦中賊槍

揮眾冒死進城遂破三月初十日忠烈因傷卒於蘇州何安

泰亦攻嘉興陣亡安泰字階平安徽舒城人復吳江陞總兵

復蘇州以提督記名最爲忠烈軍驍將兵有紀律守吳江最



有功至是喪歸嘉興民有泣送者

八年四月同里有畢永泉之事畢永泉不詳何地人設銀肆於市陰結外來不逞之人思爲亂知縣汪錫晉以事過平望有人上變遂回城卽其家擒之搜得名冊及木印號布各物送省中斬之餘不問事遂已

兵興以來各省設立釐捐以濟軍餉事平仍不能撤吳江設捐局二一在同里鎮一在盛澤鎮盛澤局兼統震澤鎮釐務以絲綢爲大宗所入尤巨凡水道總要處皆設分卡商民往來貨物皆有捐若鋪戶捐於同治九年知縣黎庶昌詳請豁免米捐後亦奉巡撫通飭豁免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九

雜志一

寺觀 釋道附

前志所列寺觀叢林六小寺庵院二十八道觀十有六攷莫志言元時多至一千八百餘所洪武時存叢林二十一觀一餘寺觀庵院悉歸併叢林莫所載尙有一百一十餘所徐志增八十餘所及國朝分縣後在境內者僅如前志所載焉前志又言明初歸併之法爲洪武中之善政國朝康熙五十年禁民間創建寺廟多占百姓田廬及會典所載較明尤嚴咸豐十年大半燬於兵火同治六年御史王書瑞奏無關祀典之寺廟已燬者不准創議修建奉

俞旨允行七年巡撫丁日昌飭各州縣分設義學有江陰縣



議辦章程將無關祀典之田產充作義學經費房屋改  
爲學舍亦通飭做辦其用意蓋深遠矣今攷其存廢著  
於篇其言之不詳亦於體要無關焉爾

聖壽禪寺在縣治西北俗稱北寺咸豐十年燬

無礙講寺在縣治西常樂坊俗稱西寺咸豐十年燬

接待禪寺在東門外南津口俗稱南寺咸豐十年燬

甯境華嚴講寺在東門外江南市咸豐十年燬

上四寺在縣城內外皆有賜額

永福教寺在八坵咸豐十年燬

法喜教寺在同里九里村廢

積善禪寺在二十二都廢

泗洲禪寺在蘆墟今存

報恩禪寺在鹿村今存

圓明禪寺在盛澤今存有賜額

羅漢講寺在黎里今存

上七寺在各鎮及村

睡龍庵喻指庵定慧庵在黃溪皆咸豐十年燬

蓮華庵瑪瑙庵在黎里今存

骨池庵一名曰瀾洲古龍庵在盛澤今存骨池庵有賜額

善慶庵奇雲庵在茅塔今廢

慧日懺院集善庵吉祥庵在同里惟吉祥庵廢

南渡船庵在方尖普明庵百婆庵在龐山湖濱慈報庵在北

操圩萬連庵在城西南隅大悲庵在二都梵光院在二十二

都南詢庵慶壽庵在二十都有存者有廢者



身江縣志卷三十一  
上所載就前志所有畧攷存廢如此有不知者亦不盡求其知矣若前志未載者雖有一二亦不加載後之人勿病其簡畧可也志道觀亦此意云

純陽道院在東門外長橋東

崇真道院在縣治東北

靈真道院今名仙源道院在仙里橋

紫霄宮在八圻官塘皆咸豐十年燬

雷尊殿在縣治東北乾隆四十九年重建周汝兩撰記刻石

咸豐十年燬而碑石猶屹立無恙今邑人稍稍葺治之碑及

前志皆言順治二年前志言三松江劇盜劫殺知縣掠倉庫

總兵吳兆勝率兵來下令屠城縛已七十餘人忽烟光起殿屋上霹靂大震兆勝大驚懼禱於神曰民無罪請復震日中

復大震者三於是盡釋所縛民皆得生自此奔走禱祠者弗息乾隆中修費錢四千餘緡訖九年工乃竣記不錄

衍慶昭靈觀在縣治東北後河南今爲城隍廟見祠廟

棲貞道院在城北門內今爲火神廟見祠廟

玉清洞真觀在同里今存有賜額

仁濟道院在同里今存

翊靈道院在同里今存

玉仙行宮在盛澤今存

全真道院一名東嶽廟在黎里今存

洞真宮在二十一都程林村福德道院在二十二都上沈村

明真道院在二十三都洪里村元明道院在二十七都庵村

端雲觀在二十都韓墅村廣濟亭五都東玉虛道院在二都



南津口有存者有廢者

力成者盛澤朱姓子業屠年二十九棄家爲僧不識字日舂米擔水而已三年無所得師命詣嘉興天甯寺教以坐參越二十四日豁然開悟誦經如夙習亦能詩清澈多見道語主天甯靈隱方丈後退居盛澤柏子庵破葷酒戒日誦誦如顛者數年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朔忽懸示曰五五歸期人莫能曉至二十五日趺坐化去

癡和尚者平望殊聖寺西南房僧也不誦經不盥沐不避污穢語謔無倫次人呼爲癡和尚嗜酒日必醉寺僧有沽酒者必索飲醉則畫梅與烏鵲人弗識也寺僧厭惡之見其來輒閉戶拒之無所得酒乃大呼於寺門前曰贈我沽酒錢我爲若治病有來者書藥與之皆古方瘡瘍則摘樹葉或草根

與泥搓塗之或煎飲皆愈於是求治病者日眾得錢無日不醉醉則臥寺門或藩溷間餘錢以與乞者貧者幼稚者獨不與寺僧乃逐之則至平望南之吳景村止古廟中求治病皆至吳景村後至茶都港求治病者又盡至茶都港癡和尚日則在古廟中夜則橫臥溝塍間嘗天寒雨雪身積雪如覆絮而鼯聲如雷晨則拂雪起不見有寒凍之色有朱方回者貧而修行詣癡和尚曰古所謂佯狂者非和尚耶答曰人以我爲癡則癡不以我爲癡我未嘗癡也子有宿根我當授子以靜悟之方子念雜能靜坐除一切念七七日後當有悟矣朱執弟子禮如所教行之有得復令往北方有遇可獲萬金卽歸遂北行果如所言而歸自是癡和尚不爲人治病方回日給以酒時時與對語人不解也復三年曰我當歸殊聖寺某月



日逝矣至期果杖方回既葬之立石曰清故殊聖寺癡和尚之墓

德亮號雪牀甫里陳氏子年十二即能為詩祝髮於天津彌勒院為行脚徧行五臺峩峩天台雁宕匡廬所至皆有詩紀之復歸故里聞玉峰雪崖禪師道行精嚴乃往受衣鉢雪崖逝後六年始住塔之長馨庵終焉沈歸愚嘗造訪謂其詩有韋孟之風選入國朝別裁集柳樹芳復訪其藁刻之曰雪牀遺詩

唐漢元字鳳彩宜興人出家平望之元天宮先是盛澤有汪翼元者從穹窿山道士邱天山受法能驅役鬼神通五雷秘法能致風雨為人治祟皆驗漢元從汪游盡其法時方震翼元不知有漢元也汪歿漢元始為時重邑中亢旱禱雨屢應

邑令五加獎額焉人有魅惑者亦能如師法鎮禳之其住持廟宇若平望關帝廟盛澤西城隍廟所至必脩葺鼎新之或曰翼元非羽流名啟光監生

園第

共怡園在城隍廟東偏亦名東園地屬震澤因與縣合故並載之乾隆五十

年知縣龍鐸築吳舒帷為記鐸自記石刻在壁今廢惟湖石數拳

存同治年邑人重建公解數楹在內

吳舒帷共怡園記  
邑侯宛平龍明府既毀楊家港淫祠取其材建松陵書院矣復以湖石置城隍廟東偏為園工既竣顏曰共怡言同樂也或曰一邑之事眾矣燕賞清娛雖古士大夫所不廢或者非急事乎余曰是何不思共怡之旨也永嘉池塘宣城總帥傳者美之竊嘗考其時觀其行事乃徒為風流自賞耳於民何裨焉歐陽子之言曰宣上恩德與民同樂刺史之事也故豐樂之亭與滁人之言曰宣上恩德與民同樂厚澤涵濡五十餘年良有司勤宣政教既撤淫祠以正人心其殘峯亂石之委草莽者藉以為邑人游賞之資來游



者成歎侯之無棄材且以見樂民之樂之無己  
地然則斯園也豈徒為一邑勝地云爾乎哉

張士元東園看花詩

東園卉木誰滋培  
蕩蕩香氣聞池臺  
辛夷片片吹落地  
諸花含萼黃鸝催  
連朝晴霽更向暖  
林端紅紫爭相偎  
海棠欲發猶掩抑  
半面已露千枝瑰  
桃花正放南北塢  
風容雨意騎羣材  
或如朱霞妙裁剪  
或如白雪飄成堆  
又或一木三五色  
下枝擎斂高枝開  
同時相見有優劣  
尹姬俯首邢娥來  
荆花滿條亦嘉種  
黯澹祗可供與臺  
小草布地作茵席  
篔簹竹梢雲頭不  
回游人顧盼重華采  
誰數峻幹窮根荻  
泉石結構類天造  
叢祠閑靜容徘徊  
吟賞莫居蜂蝶後  
花飛徒見青莓苔

玉洲草堂貞一齋在城北門外翰林院編修李重華所居長

洲沈德潛何焯書額

切問齋在蘆墟湖南巡撫陸耀所居

果堂在城西濠徵士沈彤所居

居易堂在同里甘肅蘭州道王曾翼所居

池上草堂在二十九都是字圩徵士進雲龍別業

五畝園在黎里髮字圩工部尚書周元理築 青照樓元理

與弟貢生元瑛讀書處

邱璋過周宮傳園亭詩

殘山剩水說平泉  
老樹吟風鳥語圓  
新召平翻滿岸雨  
暮樓橫鎖柳塘烟  
花榮南國春尋夢  
馬躍西川夜著鞭  
牀上文貞遺笏在  
郎官何日再朝天  
葉昉升秋夜集青照樓詩  
高節先秋意疏桐散月華  
銀箏依綠髻珠斗抱紅霞  
共有佳人怨孤懷  
漢使查雕欄閑獨倚  
蛩語靜無譁

洄溪草堂在城北門外處士徐靈胎所居

靜遠堂在黎里髮字圩理問陳興兩所居嘗產芝於庭張士

元為記興兩孫壽熊即以其集

張士元靜遠堂芝記

靜遠堂者吳江陳君穀士所居也君既歿而堂之前屢生  
芝焉夫芝世所謂瑞草然余以為瑞不在芝而在所以為  
瑞者余於君之生平有以知之矣君為人醇厚父得痼疾  
在牀褥二十餘年曲盡衛養之道居喪三年不入內歲時祭  
墓必廬之數日周視封樹而後去其子之師死葬其三世



遇故舊皆有恩禮君之行如此可謂賢矣已而中年喪其  
長子君猶力行善未已也而君又遽卒次子杲尚幼於是  
鄉里之中皆為君歎也及是而芝產其家不一而足天其  
將顯於杲乎不然則為善而死其身天道豈宜如是耶昔  
歐陽永叔撰五代史至蜀王建世家力攻祥瑞之說謂麟  
鳳龜龍騶虞之屬皆不足信為瑞應至其記海陵許氏南  
園書其孝弟一節則以為許氏之所化將見園中之草木  
駢枝而連理夫使許氏之園果有駢枝連理之草木可不  
謂瑞乎草木之駢枝連理者可為瑞而芝顧不得為瑞乎  
蓋家庭和平氣之所感召發之或蚤或遲而其為瑞也決矣  
杲今年十四方循循向學余知其必能自立以大其門而  
君之食報於後者可計日而待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余之書此所以勉杲而釋為善者之懼也

翠娛園在東門外長橋之濱沈翊為所居即其先世太常卿

漢水西莊遺址張士元為序

張士元水西莊圖序  
太湖之水自西南來道吳江長橋而北迤東入於海江之  
濱有隙地曰翠娛園友人沈翊為所居也君先世太常公  
故有別墅曰水西莊遺址不可攷矣君葺所居園更以水  
西莊名焉而為之圖使余序之余曰君之志如此可謂善  
於反本復始者矣太常公在明嘉靖時以直言敢諫顯於

朝忤權貴廷杖下詔獄廢歸山林觀其心止知忠君愛國  
而已且不計夫身之富貴貧賤而何有於區區水西之遺  
構哉然自公以來世世繼美文章政績照耀吳下邑之人  
稱家世者必曰太常沈氏蓋其功德足以及人雖未竟其  
用而天猶必顯其後人以報之宜君之倦倦不忘而欲章  
其名於耳目之前也吳俗好為觀美勢家富室甲第苑囿  
往往窮極壯麗然不數世而化為禾黍荆棘并其子孫不  
可復問者多矣獨太常之廢墅為九世孫所追復如此則  
知士之欲有立於天下後世固在彼不在此也既以告於君遂書之以為序

鳴漪亭在東門外垂虹橋北舊傳陸魯望養鴨於此故名俗  
呼為阿姨亭嘉慶初訓導沈沾霖與其兄訓導汝霖弟邦榮  
築別業於此傍其先祠愛遺亭側有怡怡堂浮玉草堂攬勝  
樓梅花館養鴨闌芳草亭桃花堤荷池竹圃諸勝沾霖自為

記

沈沾霖自題鳴漪亭詩序畧  
鳴漪亭相傳為陸魯望放鴨處前人建三賢祠於其地稱  
愛遺亭襲鴨漪之音也四面皆水水中為浮玉洲洲前垂  
虹橋頭太湖西來諸水洲後麗山湖匯吳淞江入海鄉人



以種桃藝桑爲業距子家僅數十武乾隆壬子讀禮旋歸  
偶一游覽恍然見天隨子筆牀茶竈之趣思得息影其間  
與兄弟三人爲終老計因傍水築亭名曰鴨漪以仍其舊  
復於祠旁築草堂三間小樓一間爲讀書之處不數日便  
爲上官促去簿書篋篋何時己已  
詠詩十二章聊寄思歸之意云爾

### 墓域

晉東曹掾張翰墓在二十九都南役圩見前志同治九年署知

### 縣黎庶昌重修立石

柳樹芳汾湖小志曰屈志所載張翰墓沈志仍之而加以  
駁正然致張大純三吳采風類記載張墓與屈志同今南  
役圩之彌陀港現有祠墓惟碑文漫漶不可讀大純有過  
季薦墓感賦詩云弭節江干日已曠季薦高節冠東吳宦  
情落落空千載墓草青青傍五湖杯洒生前輕將相秋風  
身後重尊罇只今利勢滄海是過此還應愧汗無按今墓  
傍有廡曰敬信庵中奉曹掾神位墓石一久陷土中嘉慶  
時士人於田中復獲一碑載有墓田若干畝乃知確係季  
薦之墓時遠近爭歌詠之而墓左右農人恐以侵佔墓田  
得罪將碑沈於水咸豐初震澤王之佐募人出碑於水則  
亦漫漶不可辨識後及  
二十年縣始爲立石云

山西保德州吏目陸瓚墓在二十九都羣字圩子燿表圩子  
湖南巡撫陸燿墓附羣字圩瓚墓桐鄉馮浩誌錢唐梁同書  
書丹并篆蓋

徵士沈彤墓在朱村洪字圩元和惠棟誌

禮部尚書金文簡公士松墓在八坵服字圩 諭葬河間紀

的誌大興翁方綱書丹

工部尚書直隸總督周元理墓在黑龍甸西合圩 諭葬

甘肅分巡蘭州道王曾翼墓在同里心靜圩嘉定錢大昕誌

處士徐靈胎墓在二十七都副八圖大境字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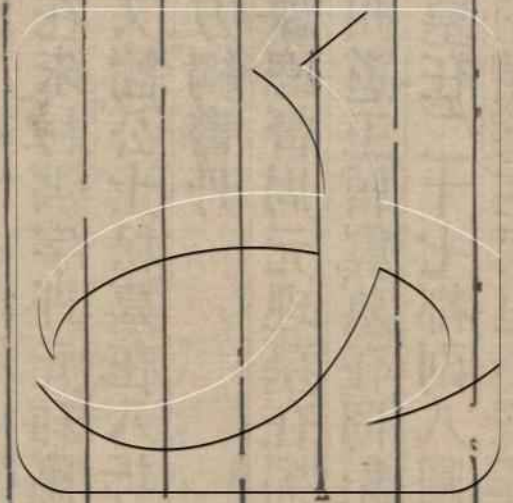
卹贈光祿卿王錕墓在同里小廣圩

刑科給事中費振勳墓在二十七都玉字圩子翰林院編修

費蘭墀墓在二十八都南操圩殷兆墉誌



舉人沈曰富墓在施塔村杷字圩  
徵士董兆熊墓在危義圩



吳江縣續志卷四十

雜志三

志餘

乾隆五十九年乙巳正月六日

高宗純皇帝於

乾清宮舉千叟宴金文簡公士松以少宗伯視學順天年未

六十特

命與宴一為候選訓導丁日振武昌府知府雲錦父也年七

十四賜

御製詩靈壽杖朝珠等物洵曠古異數也 土鯤松陵見聞錄

明太僕吳理工書畫嘗寫惠山聽松庵竹壚圖並繫以詩同

邑南安太守汝訥亦有詩竹壚者洪武間高僧性海所製而

王舍人孟端為之繪圖者也嗣有履齋者復繪第二圖第三



圖卽理所寫并有第四圖不知何人繪已失不存題詠自前  
明至 國朝共六十七人乾隆間

南巡輒題

宸翰并命張宗蒼補第四圖令寺僧藏弄後四十五年

翠華又南幸無錫縣知縣邱璉攜卷至解議重裝適鄰火延  
燒遂燼

高宗御筆親繪補圖題詠隨命

皇六子董誥分補三圖補書諸名人題詠於後吳理所寫第

三圖

皇六子補摹理所題詩及汝訥詩皆董誥奉

勅重書

王鯤松陵見聞錄本邱漣恭刊  
泰聽松庵竹壚始末

御製題詠鄒炳

舊有丁清惠公祠不知建於何地邑志不載其事清惠名賓

字禮原嘉善人自萬曆己丑至天啟甲子出粟以賑吾邑及

青浦者凡四全活飢民無算吳江立祠祀公青浦士民亦上

狀郡守建丁司空四賑亭歲時祀之陳繼儒爲之記王昶青

浦縣志云萬曆十七年松江災嘉善御史丁賓賑青浦縣并

吳江縣米二萬石三十年青浦水災操江御史丁賓出粟以

賑并吳江縣共一萬五千石四十八年歲旱民饑南京工部

尚書丁賓賑青浦并吳江共粟一萬石天啓四年霪雨大水

歲大祲南京工部尚書丁賓賑青浦吳江兩縣共六千石所

賑米數與繼儒四賑記悉合明史稿丁賓本傳亦載賓以義

賑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吾邑食其舊德祠固未可廢也

王  
鯤見聞錄

太湖之水由吳江縣城東南長橋出者爲松江下爲龐山湖



唐浦角直浦經澱山湖入松江府城又會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五大浦至上海縣與黃浦水合至吳淞江入海其由吳江西北十八里之鮎魚口者為婁江逕蘇州之婁門歷崑山縣至太倉州至劉家河入海齊召南水道提綱

縣內地有幾都幾圖之別圖即鄙字說文云方美切都圖即都鄙也今人誤作圖音并改作圖字者或云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圖也然實圖字不知者以有圖音乃援此說漫加一口千百世後知有都圖不知有都圖豈信史乎袁棟書隱叢說

平望鎮東南數里有地名楊家村神廟煥然旁建園亭湖石林立其神為盜所奉廟旁居民多探丸肱篋之徒將行劫必禱於神呼為三老爺輒如所願若有隱庇者乾隆丙子中丞

閔公聞其事檄縣燬其廟沈像於河撤其屋材創建松陵書院以數巨艦載其石至城隍廟旁舍叠為小山按即共怡園至今為邑人游觀之地金學詩瑣言

嶺南黎于岸名誕登嘗守吾邑兼攝震澤去之日有留別兩邑士民詩十首詩云剛離南武地飛舸到湖濱楓落松陵晚波涵笠澤春鮮京慚一割驚驚愧雙輪今春兼攝震澤恃有臣心力勞勞敢厭煩下車先務急重道首尊師不觀宮牆肅誰能美富窺奈何功未蕝到此任奚辭鼓舞資羣力崇朝奠鼎彝聖廟

工久曠到此成之問俗南郊迴蒼茫水一方桑麻千百本魚蟹兩三

莊偶苦鳩聲喚旋看雁影翔撫綏惟小補何以保長康間有被雨歉收者力勸殷戶敦周郵之誼文物東南盛來觀兩邑風藻思環夾浦彩綺

散垂虹曳履塵烟外承筐詩酒中殷勤前路指會向九霄沖



十萬殷盈地 天儲有正供周官垂九賦月令紀三農借箸  
 知才鈍催科歎力慵可憐飛輓急到處暮村春雀鼠無能靖  
 堪憐涉訟庭衣冠成桎梏隸役儼雷霆網設愁多暗袂運忍  
 暫停日事審案愧不以勤聊補拙未許叫天青獨恨烟波數  
 狼星出沒多鼉鼉驚伐鼓蓬葦震鳴戈編甲良難隱搜捕不  
 厭苛相期重革面齊唱太平歌楊家港匪類最多為編烟戶  
 者載公餘星月朗驛使報聞關帆落京江口檣飛浙水灣羽  
 書何處發清夢不曾閑拾得銀絲細新裝兩鬢斑伊古稱廉  
 吏錢唐一葉清民膏卽民命公事有公評豈待神天譴還憑  
 衾影盟牀頭鶴俸在況此有尊羹學道平生事居官政未優  
 不才為國用矢志切民憂欲去難安枕瀕行幾掉頭願為父  
 老祝歲歲迓鴻麻黎君行事不傳卽此可知其梗概矣葉錦

藝抄述

袁棟得一瓦硯形製如常並不類瓦直是磚甃紋理緻細腹  
 有七字曰大魏興和二年造額有元柯九思銘曰土以成質  
 金以成聲陶於水火得石之精藏之山室永壽吾銘興和乃  
 東魏孝靖帝紀年雖非銅雀真瓦已是古物中有微凹聚水  
 不涸且隆冬不凍宜柯之寶而銘之也同里志

嘉慶癸亥三月同里開濬市河深尺許見古井二口一在陳  
 侍御坊前上蓋石啟視磚砌完好泉水湧出磚上文曰宋元  
 祐年又一在南濠街草庵前上亦蓋石啟視中有木刻佛像  
 二長二尺許出之供庵中井並蓋之如前又玉帶橋北得鎖  
 匙一串古文錢數貫同里志

同里鎮西偏有古塚在野田間相傳是財賦司甯昌言墓墓



平春月游人往往登臨盤辟其間乾隆九年土中悉生細珠如芥子有光但不堅或云名爲草珠

同里志

乾隆壬午春有人於汾湖獲一小鼎色如玉其質磁也徑三寸許有世所傳八仙於其上其人以藏家祠中久之聞室中有聲清泠澈耳徐察之聲自鼎出無何其婦病術者言爾家有神物婦曰必是物也曷棄之毋系我悉剝落之音聲遂絕婦病亦愈

葉昉升汾湖小鼎歌序

舊館壇碑爲海內孤本舊藏稼堂潘氏後入盛澤鎮華陽堂顧氏華陽卽因碑而名其堂也道光之末浙江某司馬官吳中以數百金購去咸豐三年金陵失陷遂殉兵火先是翁叔均大年雙鈎一本貽李方伯某李刻於揚州石亦燬叔均攷證諸家所記載審定原碑高廣行列字數倣痊鶴銘攷爲舊

館壇碑攷一卷謂此碑翁覃溪錢竹汀諸前輩屢求而未得石在茅山玉晨觀明嘉靖間燬於火亭林金石記云今在茅山乃臆斷之辭覃溪謂亭林曾見原石皆失之不深攷今叔均子斐藏拓本一爲叔均手摹刻也其首行云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弟子華陽隱居丹楊陶弘景謹造凡二十四字又一行云此一行隱居手自書凡八字文凡一千四百餘字云是弟子孫文韜書

李齡壽述

李玉洲少與廷三江讀書南傳顧氏之撰玉堂夏初屋瓦內忽生鳳仙花二枝花開不落以詩紀之有句曰曉露滴偏多天風吹不落後玉洲登第人以爲先兆也

汾湖小志

廷三江熟精文選在都門與王次山侍御善次山言前在南沙相國座上背誦海賦因言江賦不復成誦戲謂三江能誦



之乎三江應聲誦之遺落四語次山爲之擊節 汾湖小志

乾隆間黎里有焦氏婦者初嫁其夫恒夜出婦以言恬之一日袖出釵釧數事婦知其爲小偷乃自沈於河 朱綬知止堂文集

我吳自湯文正公毀除楞伽山五通神廟而淫祀遂絕百餘年來鄉里姦巫又有託爲妖言以漁利者蘆墟有陳三姑孀生有淫行父沈諸河未期年所狎十七人悉招下地同爲厲鬼人病詣卜咸云三姑爲祟近則蘇松嘉湖諸郡多信事之金澤張堰等鎮各有廟際民間牲帛歲以萬計是在長民者有以禁之也 汾湖小志

王載揚詩學瓣香漁洋有鶯脰湖莊集雍正壬子徧邀輦轂諸名公集宛平相國恪園各賦七言古詩追和宋蘇子瞻明

楊孟載兩先生作凡三十餘人載揚爲之倡 杭世駿詞科掌錄

丙辰徵士王載揚販米爲業偶題桃源圖云相看何物同塵世只有秦時月在天以此受知於沈輪翁先生遂棄舊業讀書其讀梅村集云百首淋漓長慶體一生慚愧義義民 隨園詩話

余弱冠在都卽聞吳江徐靈胎有權奇側儻之名終不得一見庚寅七月患臂痛乃買舟訪之一見懽然年將八十矣猶談論風生門鄰太湖七十二峰招之可到有佳句云一生那有真閑日百歲仍多未了緣自題墓云滿山靈草仙人藥一徑松風處士墳 隨園詩話

乾隆己未乞假歸娶諸公卿有送行詩冊題筌者爲吳江陸



吳江縣志卷四十一  
虞實先生今五十餘年矣甲辰其子朗夫巡撫湖南余從西  
粵過長沙中丞欵接甚殷曰當初先人題筌時我年十七侍  
旁磨墨余感其意到家寄詩謝之而中丞已卒僅傳其夢中  
有句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至今楚人揮涕  
誦之隨園詩話

王曾翼芍陂不以詩名而諸體皆工無慚作者如苦雨云長  
埒何時堪躍馬深林昨夜又鳴鳩監輿云浪喧危峽千堆雪  
香裊幽花一片紅謁楊忠愍公祠云悞國何人問馬市孤忠  
獨見觸龍鱗初度云前程底用占靈灰歸計惟應理釣竿皆  
名句也王和蒲褐山房詩話

史善長誦芬從其尊人客游秦隴其詩鏗鏘激楚有北地之  
風繼從秋帆制府於湖廣時苗民未靖楚寇漸興誦芬往來

荆襄日親焚突之慘形諸篇什雖一哭六歎息不是過也體  
裁本自少陵而鍊句琢詞得之謝康樂鮑明遠為多蒲褐山房詩話

郭馨祥伯詩初效李長吉沈下賁稍變而入於蘇黃予題其  
行卷云擲其詞旨哀怨為宗玩厥詞華清新是尚如見衛叔  
寶許元度一流人物不畏其過清而寒過瘦而枯過新而纖  
如姬傳儀部所云也蒲褐山房詩話

徐江庵上舍壽少侗儻不羈長於近體贈龍雨樵明府云客  
來風簟尋琴譜人到公庭乞法書龍甚重之又題清霧瑤臺  
云石欄屈曲路橫斜流水空山見落花貪逐胎仙過橋去不  
知涼露滿輕紗隨園詩話補遺

迳雲龍耕石少負時名侗儻任氣慙游黔滇詩有奇氣得江



江山之助薦應宏辭科報罷益自放使酒傲慢竟以此齟齬於時以副貢生終歸家築室種樹著書自娛所居池上草堂藏書甚多今皆散佚嘗訪先生遺集不得記其斷句有云晴川歷歷漢陽樹落日荒荒和尚原又有錢塘觀潮句云鷗夷怒勃半江風郭應樞園消夏錄

沈莊懷者不知何許人遺其名喜作詩有集曰莊懷詩鈔因稱之為沈莊懷嘗寓居吳淞之濱斜陽老屋竹簟繩牀凝塵且寸長洲沈文憲公聞其名扁舟訪焉叩其學前明三百年掌故瞭如也後數年文憲遇吳江遇莊懷於佛寺狀甚頽然藜藿不繼文憲為之慨然後亦不復知也居吳淞江前後倡和詩題曰荒江倡和集題贈五筆記

屠士元八坼人工雕鏤人物織造海望薦入府於牙恩銀五

百羅漢像精巧無倫比放酒自廢後還里以桃核刻一舟入質庫得十金及贖歸則蹴碎之乾隆中卒朱春生文集

縫工柏俞齡同里人也里有富室為嫁衣召縫工數十人杵亦與主者異視之不與眾工伍而柏殊不事事訖罷輒遊眾工皆竊罵之數月工畢柏亦無以異於眾工也臨行柏曰主遇我厚有一物請以獻視之乃一紅綾袍複中嵌白綾如滿月繪王游臥冰圖諦視之非繪也乃聚碎綾為之其三之一為冰二為岸冰有橫斜裂紋於絲岸近冰處迺運若山坡王祥坐岸邊磐石上面清瘦有寒凍色幅中脫置身旁淺碧色上衣已解帶胸腹坦露衣內外凡四層各異色風颺其裾表裏皆見下著絳紅袴翹一足將脫其屢屨青色白襪繫黑帶帶結死然岸上枯樹二株寒鴉集焉計圓綾徑五寸圖



之工細殆畫家所謂豆人寸馬無以泥之而絕不見針綫跡  
殆鬼工焉後更有求製者則謝曰目昏不能為矣同時有金  
佩芳者善製器然金自謂不如柏獨所為紙茶鑪最奇糊厚  
棉紙成鑪傳以藥煨炭而紙不燃可摺疊置書冊中人問其  
法不肯告獨以告柏柏亦不效其製也其後柏死金亦老矣  
有人持雀籠求售者刻元人劉知遠傳奇全本金以為刀法  
務髯柏俞齡未幾金亦死柏之製又有所謂雷紋琵琶折枝  
梅花洞簫者

朱春生文集

鐵樹六十年一花結紅豆號相思子故干支曰花甲子今上

沈觀有鐵樹數百年物花開於乾隆六十年嘉慶間又開三

次始知候非一定

黃溪志

飄字圩葉太僕墓產黃連其種類李時珍所謂鷹雞爪形者

鄉人多採以療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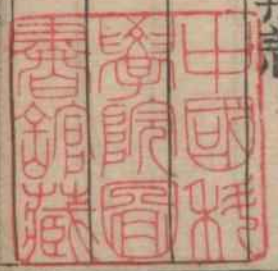
黃溪志

城北門內火神廟昔為張王廟張王世所稱祠山大帝也後  
為賢聖廟湯文正公既毀楞伽山淫祠檄縣撤去其像乃改  
為火神廟仍祀祠山神於前楹有道士楊大綸者善歐陽率  
更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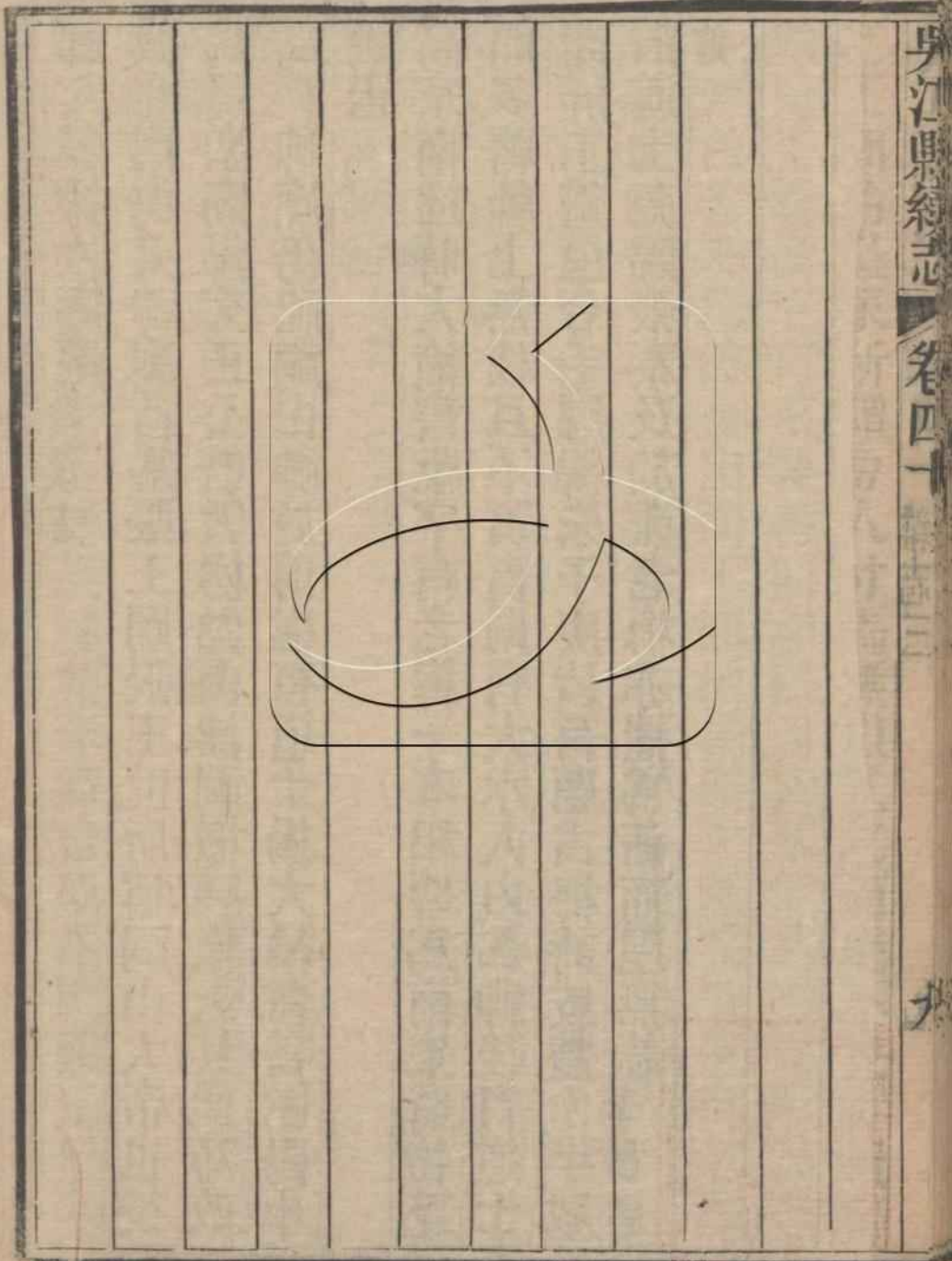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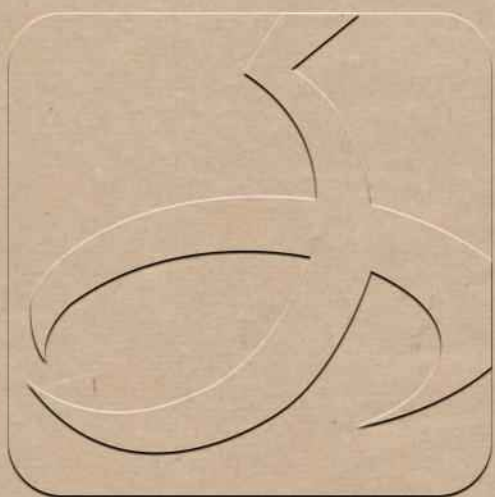
高宗南巡時大綸嘗獻字有老梅一本相傳為南宋時物花  
開多著幹上無枝且不實實則有大水人以為神後有道士  
謝屏工畫邑令毛應觀朱子庚皆有題古梅詩咸豐十年城  
陷道士張臨張泰及於難老梅亦摧為薪而屋無恙

李齡壽

述







吳江縣志

卷四十一

九



